林居漫錄

林居漫録卷之一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令甲推補兩司一正一陪取自
上裁邇來乃有坐名坐官单題单覆者而吏部
之權移之撫按矣然猶可諉曰爲地方計弗
獲已也若兵部何爲者而亦咨薦其屬朱武
選爲邊道則蹊徑益多岐矣秉銓者竟爲之
題
請則操柄益傍落矣脫或九卿各衙門皆效尤

爲將一一曲狥之乎不也當事者亦大乏主

持哉

兩廣軍門受司道將領餽遺其來已久至殷石

汀陳文峯而濫觴極矣歲可得萬金迨郭華

溪爲政始嚴行禁革若僅存者惟初見贄儀

離任別儀生辰令節賀儀然每舉不過費五

六金而又多不受予任粵中空手而見空手

而別生辰令節惟致空啓而已同列或尤之

而戴制府不以屑意　　　　未幾幷僅存

者亦華之蓋廓然一淸云

或曰武曌之臣婢妾之流也故不難匍匐于主

毋之前或曰武曌之臣娼優之婢也故不耻

奔走于淫穢之側予曰兩說誠然以予論之

則皆所謂亂臣賊子也弑元后廢幼君華國

命此古今之大盜宗社之深讐而唐室故臣

猶可一日立于其朝哉設有聲罪執言者召

諸臣而讓之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

之天下而不討不去耶將何辭以對若誘曰

吾身在周而心在唐也又誰其信之
臺臣部屬差薾俱從堂官考核其閒盡職者固多溺職者亦不少稽其行事質諸公評而殿最之此立法意也乃今則一槩揄揚題請復任部院大老固多情乎然賢否旣淆勸懲無自考核之法祗成虛套而已將焉用之
兩淮徐鹺使圖怒某運判忤己乃以賍私狼籍參之行某直指提問時平山吳憲副守維揚力雪其寃疏上大中丞漸菴李公請左遷鹺

使而紀錄憲副從之微吳公孰肯矯上官之
非微綦公孰肯彰同列之短微李公又孰肯
黜內臺之官而嘉外郡之守哉一時聞之無
不大快而憲副竟以此得罪亦足以明任事
任怨者之難矣
乙巳京察奸臣借人以脫巳而首揆因欲盡留
其私人計疏中格時侯給舍慶遠長天垣預
計事自當明目張膽以暴其狀而噤不敢言
及劉正郎疏上始爲遮羞計而強半成公一

語反資奸臣口實夫誰當其任誰握其權既知不盡公則討疏未上何不爭執討疏已上何不指參而乃于直士抗言之際猶爲含糊規避之說不忠之大者也

自古才賢有韞于中而不究于用則其雄心壯志鬱鬱不平者必發之文字間以自表見左國以失明而作離騷以屏黜而作史記以腐刑而作至若放臣逐子幽人志士忤時戾俗或託之詩歌或寓之纂述以自鳴于天下後

世者何可勝數豈獨一虞相國非窮愁惡能
著書已哉
羊叔子杜元凱皆晉之名臣也叔子在鎮不附
結中朝權貴而元凱則數餉遺之曰但恐為
患不求益也此足以定二公之品矣夫人臣
當以忠信自盟于心亦以忠信自獻于君而
諂事津要何為哉周文襄亦倣元凱之意巡
撫江南樹大勳勞而結納王振君子有遺議
焉是故君子寧功之無成必不失身于閹寺

寧患之不免必不濡足于權門

周原伯魯之子不悅學閔馬父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今夫生長農工商賈之家克自奮勵猶足成名何况公卿大夫子孫有祖父　之典刑有師友之觀摩亂世有本發跡匪艱而因循怠玩坐老歲月湮替隸圉譬之庭有嘉樹弗滋弗培日就凋零不至枯槁不止可不大哀耶甯犨論人化曰以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是故

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此化而泥蟠者也不善化者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此化而天飛者也善化者也嗟乎搢紳子孫毋天飛乎甘泥蟠乎誦此數言而不惕惕懼孳孳學也非人哉

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故妄祭爲諂淫祀無福予鄉戶戶設所謂家堂者以祭胡神及土神不知何據齊民毋怪搢紳亦然諂則諂矣何福之有予家歲時惟祭五祀與祖先而已

至若釋道誦經設醮事尤深惡而痛絕之世
世子孫恪遵之可也
昔賢云權非聖人不能用蓋權也者游移無定
不主故常發于突然之頃而合于當然之則
是以難也自非學力素到識見素精何以與
此予強仕時頗有四方志手録古人應機處
變事爲一袠名曰權書既南北奔馳竟失其
本今老矣無能再閱簡編姑記一二事于左
以見其槩云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會飲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盡殺之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酬勞軍欲為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术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商賈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于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于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陳平閒行仗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迺解衣臝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

止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訩訩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于軍營有司不能禁時范延光為樞密使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郄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獻錢賜之使

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
從之正己大慙服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周子曰吉一而已可不
慎哉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凡舉事毋爲親厚
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世人以妄動而召
凶與悔吝者何多也試三思之得無爲親厚
者所痛乎得無爲見讐者所快乎則庶幾哉
趨于吉矣

澹臺子羽持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得之風浪

急起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我璧可以義不可以威扳劍斬蛟殺之浪乃止子羽投璧于河三投三歸之卒毀璧而去子羽義烈乃爾卽神靈之威不惕焉世之守官者乃多惕于威而以刑法徇人者有之以科甲徇人者有之以貴官要職徇人者有之聞子羽之風亦可少愧矣

壬辰癸巳之間東征西討閣臣乃請捐俸助用及 宮殿災大工繁興內而閣部大臣外而

督撫總戎初任即請捐俸一年夫
朝廷祿位或久或暫豈可常耶柰何豫以一年
爲期也且赫赫
天朝富有四海一遇有事至令大臣捐俸何空
虛如是使四夷聞之將毋輕中國哉彼始作
俑者但知媚主殊乏遠慮試觀古來史冊曾
有此舉動乎否也（考閣臣捐俸惟嘉靖間一見云）
嘉靖間査選郎秉彛性嗜鱉時有善烹鱉者擢
入銓部萬曆間又有以食味數餽當路得調

兵曹者夫以縉紳之士而甘易牙之賤固可
醜也以朝廷之官而慱口腹之欲尤可恨也
此皆古來所未聞者記之以見世道之愈趨
云

世廟嘗以香葉巾賜貴溪分宜令與陶仲文等
諸羽流共事分宜奉命惟謹貴溪獨不受
上怒罷歸此時已有殺之之心矣及再起仍位
分宜上分宜嫉之媒孽其短竟坐復套而死
若文愍者持正則有之矣以語于見幾則未

也

或問子雅尚節行之臣若相君中廉介者無如永嘉何獨遺之曰分宜以前相君未聞有以貪名者故永嘉可遺耳曰分宜以後相君孰廉曰其惟高新鄭王山陰沈歸德乎曰然則論永嘉于分宜之前則爲常行論永嘉于分宜之後則爲高節何如曰斯言得之矣吾于三公重其節并取其心于永嘉誅其心姑取其節

或謂相君負天下之重任幹天下之大事進天下之忠賢不徒以廉潔貴者豈未聞朝歌之女乎當衛俗淫靡之日獨秉貞操文公取之而中興之業爛焉又未聞邯鄲之女乎國色也工女紅而善淫趙王取之則以亡國相君而不廉不潔亦邯鄲之女也能負天下之重任乎幹天下之大事乎進天下之忠賢乎不然則是格天之業不必樹于一介必謹之阿衡伯楚之勳不必成于毀家紓難之令尹也

聞之長老吾鄉自正德以前風俗醇厚而近則澆漓甚矣大都強凌弱衆暴寡小人欺君子後輩侮先達禮義相讓之風邈矣又有勢家豪族宗黨奴隸橫行閭閈如狼如虎包然搏噬小民無以自存搢紳間亦不免適樂土乎歌萇楚乎噫

萬曆初禁門獲一男子自稱王大臣下詔獄江陵令以利刃内其靴紿之曰若招是高閣老差來行刺我且救汝得脫矣又使馳告新鄭

欲脅令自殺新鄭怡然不爲動曰老臣果有此事罪不容誅惟闔門以俟寸斬耳時朱希孝爲緹帥聞之即以麻藥酒灌大臣及訊不能開一語而張計遂不行法司當大臣絞

上命加等斬之江陵操心險毒如此欲常守富貴而無禍也得乎

宣慰安疆臣弟堯臣據鎮雄助土婦叛扈跳梁我不能討反寵秩之彼且輕我或更有效尤者恐滇蜀之間憂未歇也

朱山陰因姜大參疑已辯云已與二十年前閣臣不同部院承其意亦謂二十年前事權在閣今則事不關白權不專制葢卽鄭材昔日閣臣有權今日閣臣無權之說也信如斯言則二十年後論劾閣臣而貶竄者何纍纍耶夫材小人無足責已楊詹二公皆賢者乃亦云爾耶甞謂輔弼元老果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日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務則一念忠藎鬼神可格金石可貫况于寮寀又何疑焉

輔弼元老而至于見疑盍亦反其素矣

閔姜大叅養冲䟽反覆數千言大都責備相臣以人事君而已其論甚正中深取四明不肅太倉而盛稱山陰歸德之美皆確然有見者獨謂華亭能彙顯天下忠賢則未必然華亭在閣久與分宜比而爲奸及代分宜爲政嚮權納賄縱子弟奴僕暴横閭閈冨可敵國海忠介䟽云嚴嵩既去之後有甚于嚴嵩未去之前匪虛語也而忠介竟擯重辟不聞匡正

迨

肅皇晏駕撰遺詔卹死録生頗快人意然當改革之際天下延頸以冀更新勢不得不爾且大禮大獄暨諸建言得罪者已餘四十年物故將盡録用幾何而首嫉私人擊去新鄭石給舍廷杖削籍亦不聞救援繼而家居則重賂戴鳳翔逐忠介而劉侍御蔡憲副皆與忠介同心者俱入察籍乃謂能章顯天下忠賢可乎哉養冲弱冠登朝志操卓然特未甚習

嘉隆間事故誤此一言爾

藩臬諸公入京謁閣老必用金幣間有同榜之誼鄉曲之好及曾爲地方公祖父母者尤從厚焉甲辰予齎捧至都時四明爲年家與山陰皆浙人而予曾視浙學政歸德則原籍玉峯爲同鄉然惟隨衆公謁于朝房而已未嘗造其私第致束修之敬或咎之曰無乃爲矯乎曰非敢爲矯也疾諂也　時惟歸德持廉苞苴無及門者

世廟間西北歲苦虜患至蹂躪幾何震驚
宮闕隆慶初俺酋老矣且不勝舐犢之愛始稱
臣內附迄今四十年邊鄙不聳士女之免于
鋒鏑死亡者不知幾百萬人此皆王襄毅公
決策之力也或乃以時時啗虜為非計其亦
闇于利害之大較矣雖然乘虜內附而修吾
邊備則為保治之石畫倖虜內附而弛吾邊
備則為釀禍之釁端當事者宜亟圖之矣
嘉靖初年閹豎用事夤緣中旨冐濫恩私奸佞

逞志忠直蒙譎然猶未甚也迨張桂用事議
禮治獄阿意獻謟廷杖貶戍而縉紳受禍慘
矣然猶未徧也至分宜用事招權納賄貪官
暴吏布滿中外而閭閻受禍烈矣惟是
肅皇聰明神武雖工兜暫進于堯朝而魑魅終
昭于禹鼎故四十年間小警時聞大業彌固
開創以來議復河套者多矣有謂不可復者又
有謂不可守者獨先一封翁則云我之利正在
不復套

國家定鼎幽燕去套最遠虜住牧其中則衆分而勢弱若我據而有之則虜且併力東向宣大薊保之間殺畧益慘守禦益艱矣故套之不復京師之利也封翁斯言可參廟筭當夏曾二公決策時惜乎無有以此告之爾
近毗陵有一美男子假裝尼姑姦婦女無數事發周開府執以狥因禁諸尼姑諸尼姑多藏匿大族或遁入浙中葢此輩善幻爲淫穢事而藉口誦經度厄故士女偏惑之即縉紳家

亦不免殊可怪也幸遇秉正者欲剪除之而
又古爲逋藪執法難行好事難做詎不信哉
江南徭役惟白糧物料鮮户輒至傾家民甚苦
之隆慶初王侍御得春疏請諭納白糧物料
止令部科驗收勿委内監以困糧解下部覆
議時華亭爲首揆竟格不行頃趙定宇條陳
賦役之弊中亦及此反蒙切責蓋當事者自
便身圖且以辟嫌耳愚則謂輔弼大老苟可
利民何身之圖苟非爲己何嫌之辟而乃坐

視民瘼不一引手耶入寶山而空手回吾以此爲諸公惜矣

章公鄧山幼習銀工偶爲人所辱遂棄去奮勵讀書不數年成進士官至方伯語云士不激不奮又云有志者事竟成豈不誠然哉宋宰相李邦彥父亦銀工也子弟耻之有言及銀工二字者輒怒彥妻戒之曰宰相之子爲銀工則誠可耻銀工之子爲宰相又何耻焉達哉斯言乎今縉紳子弟多諱其先之發跡于

微而不思已之將流于賤也亦足悲矣
昔之論治者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夫民害不除即欲恤民隱何由哉若今之爲民害者有三曰窩訪曰縣總曰應捕弓兵雖積蠹猶多而三奸爲最雖各處皆然而此地爲尤乃長人者多知之而不敢除也縱恤民之意不輟于心恤民之言不輟于口竟何裨焉
見臺曾公斷斷休休好賢樂善有古大臣風即不肖如予亦蒙國士之遇則其緇衣之好誠

有寸長必録者近來名德元老無出其右然
在萬曆初給事隙三謨桼燿相繼劾之罷歸
小人媢讟狂吠無足怪也而秉鈞當軸之臣
妨賢病國如此獨何心哉後燿謫戍三謨削
籍身名俱殞視公官一品年八袠始終完節
者奚若也　公弟健齋亦篤行君子也與予
同榜同寮而相善惜早世不獲大用
問羲皇而降著書立言者多矣在古時則稱孔
孟在後世則稱周程張朱亦各有辨乎曰孔

子是有德之言孟子是造道之言周濂溪程明道是有德之言程伊川張横渠朱晦菴是造道之言

問晉江拜相四明陰推之楊趙二公及臺省題挽之今既半載矣未聞效一忠言進一直士而王胡兩給舍則奪俸矣宋侍御姜大叅則貶秩矣手段已見吾懼夫相權日重而言路日塞也何如曰爾試觀相臣有能收録忠直者誰乎有不排擯言官者誰乎大都一相臣

進用則必有衆小人附之而富貴亦必有衆
君子抗之而黜逐從來如此何獨責之晉江
也
四明昵錢夔阜外補則以密揭留之京察又以
密揭留之及被人言亦自認有揭矣乃曰
皇上每有格外之舉動致臣受無端之謗毀欺
罔不既甚乎過則歸君善則歸巳于人臣分
義安乎否也
文文起志向超卓行誼修整予雅重之而屢困

公車豈上天生賢意哉嘗謂　國家三年大
比士得一二鯁正君子則世道維而天下蒙
其福得一二貪邪小人則世風壞而天下受
其禍文起名震孟

姚給舍文蔚屢列敀事外補而皆中格及九年
考滿上疏乞罷而中引唐呂元膺故事則是
乞留也非乞罷也蓋元膺以給事除同州刺
史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語宰相李藩裴
垍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藩垍謝

罪復元膺原職穴儒陳傅良遂以憲宗惜其去爲英主李裴賛其留爲名相此在他人引之以留給舍則可若給舍自引則是明以憲宗望

皇上以藩垣望時宰而已可以免外補擢京卿也人臣進退之義似不如此然傅良之論亦非也憲宗果能察納讜言則刺史未除之先何不簡在宸衷李裴果能愛惜人材則憲宗未問之先何不仍留禁闥英主名相所爲又

不如此故曰傅良之論亦非也嘉靖初如史道陳洸輩既出復入者多矣庸非亦以元膺藉口耶

近日臺省落落如晨星而且多覩望規避惟宋侍御劾緹帥王之楨擊國家之大奸又劾晉江救姜大粲發天下之公憤能舉其職而王胡兩給舍亦嘗劾晉江言論風旨有足尚云

兩給舍名見前

侍御名錞

林居漫録卷之一 終

林居漫録卷之二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畸集

馮少卿渠詭故不情自吳令調番禺敝袍鈌帶謁直指詰之則以家貧對直指曰縣官常祿不堪置耶將亦不受耶惶恐無以應而陸太宰顧以爲能甘清苦也以卓異薦之超遷至京卿居都門出入乘蹇驢客至令其子捧茶餙名邀譽如此乙巳大計楊少宰與同鄉竟黜之葢知其素云

或問子不喜人講學何也曰某何嘗不喜人講學特不喜人講禪學耳若夫發揮聖賢之微言闡明經濟之實用則願終日聽受之而無倦終身服膺之而弗失

或問子奚不講學曰某何嘗不講學家居靜坐時時對古聖賢簡編尋繹旨趣是時時與古聖賢講學也爲督學使者時時教諸生以孝弟忠信是時時與諸生講學也出宰百里秉憲三省時時諭吏民以安分守法是時時與

吏民講學也某何嘗不講學耶

玉峯朱恭靖公儉朴清直綽有古風致政歸角巾布衣嘗獨立門首觀鄉人往來以自適而鄉人多不知其爲故太宰也方議禮時公邀蔣毛費三閣老伏闕固爭氣槩凜然豈非仁者之勇哉或乃謂公主留計不敢去科道誣矣

書稱大舜之德曰好生今上御寓三十有五載矣未嘗戮一大臣亦未

嘗戮一言官卽有所盛怒逮繫　詔獄尋復開釋若石司馬自以病故耳不然亦且從末减矣好生之德何讓于舜使得一二賢輔爲之啟沃賛襄於咸五登三乎何有

士君子生于天地閒而不能扶世教植民彛則虛此生不能闢邪說正人心則虛此生不能匡主德定國是則虛此生此三虛者皆士君子之所深耻也又有三負食君之祿而不能修君之職則爲負君居民之上而不能恤民

之隱則爲負民讀聖賢之書而不能行聖賢之道則爲負聖賢其恥均焉耳矣

少湖先生嘗云艱難人好讀書益人惟艱難則無親朋之交矣無户役之累矣無握籌營利之擾矣此時不專心致志一意讀書將何爲乎且處艱難則必惕然以思仰何以事父母俯何以畜妻子終身何以結果雖欲不奮勵讀書胡可得也抑有進焉困衡日久則德性堅凝險阻備嘗則才識諳練古聖賢事業無

不自艱難中得之先生斯言豈獨爲富貴利
達資哉

大學之旨切實中庸之旨淵奧合而觀之大學
言明心止善之功而終于治平中庸言性命
道教之理而極于位育大旨正同大學言身
心而本于意知言天下而本于家國固切實
也而靜定欺慊之論未嘗不淵奧中庸言鬼
神而原于誠之微顯言天地而原于德之小
大固淵奧也而三近九經之論未嘗不切實

心之體一心之用二觀于孺子入井之時可以識心之體矣觀于雞鳴而起之時可以識心之用矣何也孺子入井無心之感也故何思何慮而天眞見雞鳴而起有心之動也故爲利爲善而岐路分

壬辰春廷臣見

冊立久稽議請教　儲省中蹶先上

上怒六科之長皆削籍而吾郡居其三張可菴吳虛臺葉吳西也毋謂吳無人哉次年教儲之

命乃下雖由　宸衷素定而諸公攖鱗先事
之功亦不可泯云
昔人云宋以忠厚立國待士大夫有禮然考諸
宋史懲貪之法極嚴臣工有犯輒刺配海島
故當時雖居高位者猶貪去國多乞祠祿而
大奸邪如蔡京秦檜賈似道輩亦未聞若梁
冀元載嚴嵩之富也　本朝懲貪之法未嚴
故貪者恒多廉者恒寡海忠介嘗請用剝皮
囊草之刑誠不為過然無如

祖訓所禁乎今只遵律例亦足示懲第得司糾
彈主考察者毋刻于卑職而寬于大僚毋狥
于私情而骫于公法斯可以激濁揚清而天
下蒙福矣
予在兵曹時屢以口舌得過堂翁如倭虜交訌
舉厝張皇則疏請務鎮靜東征弗克復議封
貢則疏請遵
祖訓而遯小人以求欵一語大觸所忌至若錦
衣李如楨謀筦衛篆予以去就爭之尤逢盛

怒及于三年報政同列多爲慮之而公竟註上考有文武忠孝之褒焉近有聶儀部雲翰者條陳年例忤四明而李少宗伯四明門生也讓聶云禮部官莫管科道事嗔恨不已乙巳大計力黜之致抑鬱而死予因此追念東泉公待予真感德事反覆感歎至泣下云

劉用齋少年登第而端凝厚重已儼然大臣氣象開府浙中予與共事見其一言一動無不合機宜中程度者非德器夙成何以能此亦

避禍之相也

世治君子自以爲不足世亂小人自以爲有餘

昔者皐陶昌言于虞帝之廷猶謂予未有知

詩人作刺于西周之季則云具曰予聖故觀

國家者觀其用事之臣而治亂之機決矣

壬辰年倭報旁午有獻策用沙船沙兵者許給

舍少薇爲題請奉

旨遣御史總兵各一人往募予言于本兵曰所

謂沙船者乃太倉崇明等處捕魚之具所謂

沙兵者非兵也卽捕魚之人耳止能于海濱行使不入大洋不習水戰將焉用之且彼豈肯舍累世之業而趨一時之利哉卽迫于威令而船之堅固者人之勇悍者亦未必來也止之便公曰業已奏　吉矣何可中止予曰無已盍更請但行撫按召募勿遣文武官以滋騷擾公從之朞年乃得船百餘皆朽爛小艇兵二千皆市井烏合令一遊擊將之至天津遇大風舟多覆遊擊溺死公始大悔之語

予曰前不聽爾忠讜故費金錢萬兩傷人命數百今後有可裨戎務者悉以相告吾將採焉卽此而公之朴忠亦足徵矣第以才識未逮卒罹大咎悲夫

大臣被論名曰引咎而實攻訐名曰乞罷而實請留大都如此矣近見晉江辯宋侍御疏自陳十宜去而言言荆棘字字戈矛若第六款則先發制人耤

上親裁之旨攙巳專政之愆其爲箝衆口而壅

聖聰也孰甚焉乃動輙以蠢直朴愚自名其誰
信之
予行部過天台鴈蕩皆登眺焉兩處飛瀑真天
下奇觀而鴈蕩之龍鼻巖峻險難陟巖中有
石如龍鼻狀微微水滴下盛暑不涸隆冬不
氷亦一奇也嘗憶晦翁題信州山巖一聯云
一竅有靈通地脉半空無雨滴天漿可移于
此騷人墨士題咏雖多無當也
邇來添註小九列數多至五六十人居長安鬱

鬱無聊都乞各部差去非體甚矣若列銜通
大堂上者與正亞卿雁行而亦效尤焉彼其
自便則可矣獨不顧　朝廷之體乎
敬宇丁中丞令句曲茹蘖飲氷九載如一日及
晉臺憲即請告家居二十餘年杜門養重不
入公府歲饑捐資以賑之全活鄉人甚衆予
雅重之而未獲識荆時有景仰之思焉
周懷魯開府吳中勤勤懇懇惟除民害恤民瘼
是務真所謂治國如家者也乃其折節下士

虛秉好善更有超乎世情之外者予附贅雖
久今始知之謚慶同榜之有人云
管東溟嘗以釋迦爲聖之聖老聃爲聖之智孔
子爲聖之仁謬戾甚矣予則曰孔子中國之
聖也中國之人師之老聃方外之聖也方外
之人師之釋迦夷狄之聖也夷狄之人師之
各從其類各安其教不亦可乎雖然此姑就
其說而闢之耳異端邪說惑世誣民惡得與
夫子並聖哉

山陰因蜀中議用兵而陳其難至謂無兵無餉
無將王給舍請禁傳布恐示弱且起戎奉
旨幷禁章奏之留中者翁給舍疏諫而曰
陛下勿第禁私抄以塞其流而必先速批發以淸
其源斯語得之矣而閣臣防口之意猶未訟
言殆有所諱歟
問管東溟嘗言
高皇並崇三教信乎曰使
高皇並崇三教則二氏之書貢舉何不以取士

庠序何不以設官經筵何不以進讀而春秋祭享何不以列祀典哉曰然則高皇之不去二氏何也曰天地間芝蘭生之荊棘亦生之麟鳳居之虎狼亦居之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高皇之不去二氏即天地之不廢荊棘與虎狼耳何疑焉乃世之佞佛者中國居而夷狄行何異棄芝蘭之室而走荊棘之區舍麟鳳之郊而投虎狼之窟也不亦大可怪哉

陸象山因讀宇宙二字而識心理之同可謂妙悟然而專以聖人言之則未盡愚請改之曰東海西海有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孟子不云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必如此說乃見心體之善無聖愚無今古

丁未冬十有一月十七日自辰至午太陽失光

而魄漸大色漸朱申酉之間燭地如血是何祥也意者奸臣蔽主之象乎

江陵有憾于新鄭則欲以行刺殺之四明有憾于歸德則欲以妖書殺之元老大臣處僚友之間而操心若此可畏哉無論和衷之誼矣或曰二沈相左何以徵焉曰頃見晉江辨疏有南北二輔不恊之說彼其師生之間知之深矣

讒人如蝎變亂黑白也貪人如蚊吮吸膏血也

此皆天地間醜類孰不欲殲之而卒不能殲可恠也蠅也憎之逐之詭也聽之信之蚊也疾之撲之貪也親之昵之世情大都如此尤可怪也

做官而乾沒帑金科索民財盜也受賄而三尺廢賣法而兜鬼皁盜之尤也乃若火耗贖鍰是亦赤子膏血諺所謂棒頭錢也而取之以肥家人禍天刑將焉逃之子孫其能享乎有感而發

問吳郡賦重役繁故豪猾多詭寄之弊小民苦之今祁大夫議限田搢紳照品優免外悉以充役此江右見行之法也子以為便乎不便乎曰難言也言便則病豪猾言不便則病小民

昔衛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為子思所譏予謂此非子思之言兵家者流託之也夫干城之將何代無之特患其貪耳如二卵且弃黴貪嚴矣敢竭民脂以媚權貴乎

敢剥軍需以填谿壑乎投醪挾纊之風行徧疆場而以戰則克以守則固矣故將材而君不制者用兵之要也將廉而士不貳者用兵之本也彼使貪之說則債帥之藉而本兵職方贖貨之口實也

粤東有司征收稅糧折色每兩加耗一錢貪甚者或至二錢毛玉亭令博羅獨奮然革之任未半朞以憂歸而士庶歌思不已相與立石頌德焉世毋謂民難化哉博俗素頑今何如

也（玉亭名文煒）

吾鄉故多長者然或以位尊而不敢時見或以年高而不獲常接惟劉憲長筆山與予有葭莩之親韓憲副凝宇與予有寮寀之誼交遊最久而皆絕口不言人過有長者之風焉予甚服之自愧不及遠矣

祁爾光志操卓然令長洲甫半載而除奸革弊廢政一新吏畏民懷矣久之即西京循吏當無以加焉（近因水菑殫心拯救日久雖寧其所謂撫卹民隱者）

進士張西垣失怙時尚在襁褓毋故酒家女而秉節貞堅父毋欲奪其志以死自誓有栢舟之風焉朝夕拮据備嘗艱苦卒成其子西垣内無父兄之典刑外無師友之規誨而自奮雲霄且德器清雅超然塵俗外毋無忝所天子無忝所生俱足爲世寶矣

所惡于有司者爲其貪與酷也如其潔已愛民雖有不及處猶將列之雖有不是處猶將容之吾待三省屬吏皆然又有不貪不酷而心

術險譎者則必與貪酷同惡矣

羅近溪大參酷好禪學方僧常滿座兩子皆爲所誘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終近溪因此悲思成疾而殁豈非佞佛之報歟楊止菴嘗上疏攻羅學之謬正矣然世之可攻者不止于此惜止菴猶未及一一闢之也

或問踐形曰天賦我以此形卽賦我以此性性失則形虛性盡則形實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至贊化育參天地然後謂之踐形苟

未至參贊則性分尚有虧虛猶難語踐也象山不云乎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故君子能了宇宙內事即所以了已分內事惟了已分內事纔可言了宇宙內事爾

或問始皇滅中國之教明帝崇夷狄之法罪孰爲大曰秦火之餘古聖賢書籍猶多有存者天理民彝不終泯泯也自佛法一入而天下後世皆受憯禍矣曰然則等明帝于桀紂可乎曰桀紂之毒及于一時明帝之毒流于千

古曰自有佛法以來孰不遵之而子獨攻之何也曰夷狄之人冠我邊境毋有坐視而不拒敵者況乎夷狄之法冠我心性哉故我惡佛法又惡夫以佛法而亂孔孟之真者尤惡夫取佛法而加之孔孟之上者

自古迄今大臣當國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則必有群奸趨而附之奴顏婢膝靡不甘心折枝舐痔靡不攘臂頫指氣使靡不奔走幕中之客常蒲暮夜之金錯陳及一旦時移事改則

鄉之四面環拱者今皆四散遠跡而相門可張雀羅矣昔人比之向火乞兒誠切喻也雖然火盡而去之猶可更有操戈入室回首反噬者又所謂溺死灰者也噫人情世態至此相天下者不能挽而顧好之何哉

先子云願吾鄉出好人不願吾鄉出好官孚猶謂寧可無好人不可有好官或問故曰曾見一方有勢要官而得晏然者乎

趙高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雖出奸臣之口而

實爲執要之論故建都大事也而立决于布衣之一言置君重務也而倏定于小臣之片語漢之君相果斷如此後世毋問事之大小而輙起盈庭之訟毋問務之重輕而恒招築舍之譏國家所以多敗謀也無惑已雖然鄢陵之役相非不斷也而卒以禍其主淝水之役君非不斷也而卒以亡其國必也明斷合而後可

丙午浙中秋試初八日夜遺才案尚未發諸生

不知取否一槩混入初九日午刻纔閉門初
十日未刻方出完亦一畢事也時李學憲蜀
人一旦以大藩多士授之故爾遲悞司銓者
之過也方諸生競進時直指示諭鮮散有學
道溺職即具疏參劾之語而李恬然不去也
及奉
旨奪俸又恬然不去也居紀綱之地爲風憲之
官任師表之責而顏厚若此鄙矣哉
臣子之義有勞不言有功不居故以異賞酬常

職與以常職受異賞者皆非也近姚給舍叅
總河叙功有云以國家之大害爲人臣之大
利旨哉言乎使閣部以下諸公閱此而猶偃
然計功受賞可乎哉然河功𭔃濫猶少耳若
邊境之間殺戮死亡肝腦塗地而廟堂之上
擢蔭錫予榮觀炫目正穪子瞻所謂食者甚
美死者甚苦有人心者固當投箸而不忍食
已
世稱縣官曰父毋可以動深長思矣若無忝斯

稱者予于曾宗常見之令吳五載未嘗行一苛政亦未嘗刑一平民真所謂仁心爲質愷悌君子矣彼擊斷赤子以博風力者惡在其爲父母也

秦舜峯嘗作紫檀文櫃二以遺當路共費四千餘金外鏤人物花鳥山水之象飾以珍寶而書室之需玩好之具充牣其中皆精金美玉古銅奇麗物也秦因此掌天垣躋開府可不謂智巧哉而竟困于一郡丞語曰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彼固有所短也昔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卒以亡國何況以悅權貴而獵津要乎編之尺籍著在册書非不幸也　紂爲象箸箕子猶諫則當時之奇巧不過象箸之類耳若秦之槓則自古未之有者殆所謂木妖歟

東阿公醇德懿行蔚爲名臣爰立
命下人無閒言然見　朝之日扶掖而行拜起失節爲言官所糾數日而殁國家因當倚任

老成大臣亦當自度進退公老矣且病此出
獨不可已乎
閱大倉公辭疏自保不貪一錢不壞一事不害
一人夫不貪一錢高潔之守也不壞一事宏
遠之猷也不害一人忠厚之道也修此三者
可以相天下矣然邇來相君因循萬頃留可
敝國則不愛一錢者誰也　廟圖多弊補闕
無聞則不壞一事者誰也正士以悻悻而疏
忠臣以侃侃而逐則不害一人者誰也噫言

何容易哉

顧宮贊學海秀雅清恬君子人也爲諸生時以文自雄少許可而獨推遜予丁丑場自進語予曰南直以春秋應試者約三十卷惟兄與弟當得儁耳揭曉果然予不就廷試歸宮贊貽書云兄秉質清癯而堂有白髮尊人且斷絃未續弄璋未兆豈可不時惕豈可不自愛予讀之悚然益予多病兼有好外之僻故宮贊及之非此良友微此忠告

宫賛嘗以假藺將行請予言曰兩相公當國一
座師一同鄉近之不可遠之不可見盍爲我
策之予曰王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
宫賛喜曰此兼葭弦也後兩相公去位諸門
生暨人多招議而宫賛獨無間言宫賛祖給
舍父亞卿世以清德冠冕搢紳云
王少府修玄明察果斷視府篆承前署傍落之
後御之以嚴吏胥飲跡又嘗攝吳邑尋儉而
月積羨餘七十金以置學田其潔已厚士如

此

林居漫錄卷之一終